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 小说创伤叙事研究

李曼曼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从创伤理论的历史回顾开始,系统介绍了创伤理论的演变过程、研究现状、创伤与叙事的关系、叙事对于创伤的治愈功效。在创伤叙事的理论框架下,本书解读了20世纪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勾勒出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创伤叙事作品的特征、类型和意义,同时深度解读这些作家在叙事作品中表达的历史创伤和民族诉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创伤叙事研究 / 李曼曼著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12
(求索英语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89-0864-1

I. ①2… II. ①李…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小说研究—美国—20世纪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9672号

20 SHIJI MEIGUO SHAOSHU ZUYI XIAOSHUO CHUANGSHANG XUSHI YANJIU 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创伤叙事研究

李曼曼 著

责任编辑:杨琪 版式设计:杨琪
责任校对:秦巴达 责任印制: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POD:重庆新生代彩印技术有限公司

*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5.5 字数:137千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864-1 定价:2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对存在的追问一直困扰着人类,特别是经历了灾难频繁的 20 世纪,饱受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人类对如何重构自身的存在产生了强烈的焦虑。这一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阶级对立、冲突战争、种族大屠杀、殖民主义和性暴力也是铭刻在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为了保护这段记忆不被同化、误传或是镇压,当代小说家特别是少数族裔小说家们努力尝试通过各种文学技巧展现它们,以表征每个个体或种族在这段历史中所遭受的创伤。其中,创伤叙事作为一种帮助读者接触创伤经历的虚构叙事方法,成为表征个人和公众创伤的重要表现手法。

当代小说家,特别是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在小说中频繁地使用创伤叙事,是因为这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新型叙事形式能有效地帮助叙事者展现创伤、表达创伤。创伤叙事能在“创伤复现”和“创伤解决”之间取得平衡,让读者在体验创伤的过程中感受到精神上的震动,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而叙事者通过创伤叙事,缓解痛苦,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构和自我生命的救赎,达到创伤治愈的目的。

创伤叙事是当代小说家,特别是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们创造的一种新型叙事手段,具有不同于传统叙事的许多特征。创伤记忆的延迟性、重复性和压抑性使得创伤叙事大量使用诸如原文间隙、词语重复、多重叙事声音、非线性时间描述、变换叙述视角、隐喻和文字碎片化等叙事策略,读者的任务是要寻找出隐藏在这些叙事策略背后的意图,揭示出叙事断裂之处的文本意义,这极大地增加了创伤叙事作品的阅读难度。因此,本书

的研究目的,首先,帮助读者了解并熟悉创伤叙事这一新型叙事手段,为读者阅读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的作品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解读视角;其次,解读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们在小说中展示的创伤,研究造成其创伤的原因,探讨他们面对创伤的态度和实现创伤治愈的途径,有利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规避创伤、远离创伤;再次,研究创伤,关注他人的不幸,有利于培养全社会人文关怀的精神。在当下的中国,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20 世纪的美国少数族裔成为遭受创伤最深重的群体。本书以这个群体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在于:

第一,通过分析和比较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小说中频繁采用的创伤叙事方法,总结这些小说中创伤叙事的特征、创伤叙事的类型和创伤叙事的功能,探讨 20 世纪美国族裔小说家们如何通过创伤叙事回忆创伤、表达创伤、缓解创伤和治愈创伤,阐释他们怎样利用创伤叙事重构自我和民族的主体身份。

第二,唤起人们对遭受创伤群体的关注。创伤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它是每个个体在此时或彼时可能遭遇到的、偶然的极端困境。叙事者经历的那些困境,例如死亡、失去、离别等,也可能是我们自身要面对的恐惧。因此,关注他人的创伤,实际上就是对自我生命的关注。研究创伤就是在关注人类生存的状况,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创伤叙事是传统的叙事方式受到创伤回忆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型叙事方法。创伤理论的兴起为创伤叙事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创伤”既是一个病理学术语,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术语,通常分为“身体创伤”和“精神创伤”。本课题所研究的创伤是指精神创伤,即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的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弗洛伊德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

的”,这构成了当代创伤理论的基础。遭受创伤的患者,其典型症状包括产生紧张情绪、活动不安、神情抑郁,充满无助的感受,丧失各种活动技能和心灵感受,以免自己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目前,人们认为治愈创伤最有效的三种方式是引导创伤患者回忆创伤产生的情景、听患者叙说和与患者交流。创伤已经成为横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主导当代西方公共政治话语、人文批判及历史文化认知的流行范式。目前,国内较认可的创伤理论的发展历程为: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以及种族、性别创伤理论和创伤文化理论几个阶段。

国外对于创伤和创伤叙事理论研究较早。1980年,美国首次将“创伤后应急障碍(PTSD)”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诊断的常规项目,这是美国开始研究创伤治疗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激进团体持续关注越南战争回国退伍军人心理创伤问题的结果,他们还委托专门机构研究战争时期的经验对参战人员的影响。研究表明,直面战争与参战老兵的“创伤后应急障碍”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创伤理论研究的深入,创伤研究已经从医学领域转变为社会问题,由个人的心理疾病演变为社会症候。当前国外创伤研究的重心由探讨精神创伤的原因和治愈转向文化研究层面,由关注战争创伤扩展到美国奴隶制的创伤性后遗症、种族歧视及身份认同危机等。创伤研究已经不再单纯是病理学研究的范畴,它涵盖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等领域。

创伤理论家凯西·卡露丝(Cathy Caruth)从创伤的症状研究创伤,在《创伤:探索记忆》(1995)中她强调了创伤的跨学科本质,同时指出创伤作为不稳定的时间结构和个人与世界之间令人烦扰的关系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危机。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1996,2001)、杰弗瑞·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96)和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nnell)、劳瑞德·劳布(Dori laub)(1992)则从创伤治疗的角度研究创伤叙事的功能。

国内对创伤叙事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继汶川、玉树地震后,政府和国

内有关学者才开始关注创伤及创伤治疗研究。从我们收集的资料来看,迄今为止,国内陈述创伤叙事理论的论文和论著数量有限。国内学者中,林庆新(2008)讨论了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的关系;师彦灵(2011)从再现、记忆和复原角度梳理了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陶家俊(2011)梳理了创伤理论的发展脉络;李曼曼(2012)从创伤叙事作品的类型和特征梳理了20世纪的美国少数族裔小说。著作方面,李桂荣(2010)在《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中将创伤理论、归属理论、后现代叙事理论和英美法当代著名作家的创作思想等运用于安东尼·伯吉斯创伤叙事作品的叙事主题分析和叙事技术分析。从家庭创伤、社会创伤、战争创伤、种族创伤切入,深入探讨了伯吉斯创伤叙事作品在主题设计、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逻辑架构及言语选择等方面的特征。付明瑞(2013)的《从伤痛到弥合——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从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理论视角,讨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文化身份取向的变化过程,解读几代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演变。在《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王欣(2013)则以一系列美国南方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艾伦·泰特(Allen Tate)等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作品对于美国南方创伤记忆的再现和重建,研究创伤人物的心理、创伤记忆的打击传递和创伤见证行为及叙事困境等。而柳晓(2013)则在《创伤与叙事:越战老兵奥布莱恩20世纪90年代后作品研究》运用修辞叙事学理论,结合创伤理论,细致解读了奥布莱恩反映越南战争的作品,进一步揭示了叙事之于创伤的作用。可以看出,国内对于创伤叙事的论著数量有限,且大都出版在2013年之后,这说明近几年国内学者虽然对于创伤叙事的关注度较高,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对创伤叙事作品的阐释也基本是针对某个作家,没有对理论形成系列研究,也缺乏运用理论对作品的系列解读。因此,从国内外创伤叙事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

对于该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应用这一理论治疗现实生活中个体或群体性创伤的机制和模式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在现阶段对创伤叙事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以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为研究对象。20 世纪美国小说出现了再次繁荣,而它的再次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族裔文学的兴盛,而少数族裔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创伤叙事作品的主力军。因为历史的原因,美国少数族裔作家是最能感受到个体和种族创伤的群体,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个体记忆和种族记忆交织在一起,把个体创伤和种族历史创伤用叙事的形式呈现给世人,唤起人们对他们所遭受创伤的关注。

本书选取 20 世纪美国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族裔小说家——非裔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瑞森(Tony Morrison),非裔黑人男性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俄裔作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分析他们在小说中采用的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手段,例如他们在重复、非线性时间转换、主体性、互文性、情节结构和时间结构等叙事手法方面对传统小说叙事方式所做的扬弃。这些新型叙事方式的运用使得小说形式对表现创伤有着传统叙事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激发了读者对创伤性事件及遭受创伤者的同情和伦理关怀。这也正是创作和研究创伤叙事的现实意义所在。

托妮·莫瑞森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黑人女作家,也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黑人女性作家。莫瑞森的主要成就是她的长篇小说,其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始终借助恰当的艺术手段的使用,展现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现状,并探讨其未来的前途与命运。她的成名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用叙述童话的口吻展现出一幅既亲切又美丽的画面之后,用无标点符号的段落整个重复一遍,再用单词之间不分排的段落重复一遍,在一个虚无飘渺的意境里烘托出阴暗氛围中黑人的昏黑的精神面貌。

纳博科夫被世人誉为无冕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微暗的火》(*The Pale Fire*)自出版以来,就以其新奇的小说形式和复杂的叙事方式给读者的阅读设置了重重障碍,读者阅读的进程宛如在重重迷宫中前进。而复杂的叙事方式正是由于叙述者谢德和金波特在遭遇创伤后所产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的叙事障碍所致,这也是产生小说叙事迷宫的深层次原因。而叙述者正是借助创伤叙事,这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新型叙事方式展示创伤,缓解痛苦,实现了主体身份的重构,完成了自我生命的救赎。

索尔·贝娄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6年)的美国当代犹太裔作家。“作为在移民区里长大的移民的孩子”(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2008:339),贝娄早年生活艰苦,这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始终关注犹太人的生存问题,围绕犹太人的生活选择题材,表达了对犹太人生存困境的关注。

兰斯顿·休斯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在美国本土,兰斯顿·休斯自文学生涯之初就引起众多学者和作家的关注和评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对休斯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杜波依斯(Du Bois)等学者对休斯作品内容的评论,赞扬其对于黑人文学的贡献。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休斯的研究从其作品内容扩展至其作品的艺术形式(主要为诗歌)和展现方式。之后,因为休斯在新黑人运动时期对文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81年美国成立了兰斯顿·休斯协会,并于次年开始出版专门研究其文学成就及黑人文学的学术期刊《兰斯顿·休斯研究》,此后更有多部关于休斯的权威性传记和众多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集出版。本书将休斯纳入研究范围,除了休斯对黑人文学的艺术形式所取得的成就外,主要是考虑休斯一直在作品中努力展现黑人种族的生存困境,表达了休斯对黑人民族命运的关注。而赖特和埃里森代表了美国黑人文化复兴的不同阶段,他们的作品客观反映了美国黑人在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迷茫和诉求。

围绕着对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研究,结合创伤和叙事理论,以创伤叙事的类型、特征和治愈方式为切入点,本书主体共分为三个部分,七个章节。第一、第二章是第一部分,是本书的理论部分。第一章对创伤理论进行梳理,由创伤回顾、创伤特征和创伤治愈三部分组成。第二章讨论创伤与叙事的关系,主要讨论创伤叙事的兴起,创伤叙事的特征和创伤叙事的意义及创伤叙事的焦点问题,力争为创伤与叙事之间架构一条隐秘的通道,寻找到心理创伤投射到文学研究的过程。第三章是对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发展历程的研究,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这部分系统梳理了美国移民社会演变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为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撑,读者可以从中详细了解印第安裔、犹太裔、亚裔和其他族裔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生存状态;并从族裔社会、族裔文化和族裔小说特征三个方面叙述,以期为读者阅读这些族裔文学作品提供新的思路。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创伤理论运用于解读实践部分。这四章内容是结合创伤叙事理论对选取的小说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其中,对创伤记忆的见证、对创伤重复、创伤记忆的延宕和断裂、小说中遭受创伤人物的叙事困境的阐释都会为读者打开解读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提供新的思路。

本书采用纵向研究手段,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从社会和文化层面开展创伤研究,用存在主义哲学、叙事学和精神病理学理论以及 20 世纪初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地考察莫瑞森的《宠儿》(*Beloved*)、《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休斯的《并非没有笑声》(*Not Without Laughter*),埃里森《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The Pale Fire*),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分析这些小说的叙事角度、结构、语言、意象等方面的特征,探讨创伤叙事在这些小说中的表现形式、特征和对创伤的治愈功能。本书采用的横向研究手段是联系国内外学人对这些小说的多角度研究与解读,特别是叙事方面的研究,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总体思路与风格,并以此来展

示族裔小说家们是如何通过独特的叙事方法来表征创伤、缓解创伤和治愈创伤。

20 世纪的美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少数族裔小说家,他们用自己的作品重构了本民族创伤的历史。但是,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涵盖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所以,面对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遴选问题时,笔者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族裔作家,力求突出他们的民族性和种族性,力求突出他们的民族背景和种族历史,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但是由于目前创伤理论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中,同时受限于笔者的个人能力和知识水平,书中的不完美之处还请众多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李曼曼

2017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创伤理论	1
第一节 创伤回顾	1
第二节 创伤特点	10
第三节 创伤治愈	17
第二章 创伤与叙事	22
第一节 创伤叙事的兴起	22
第二节 创伤叙事的特征	29
第三节 创伤叙事的意义	42
第四节 创伤叙事中的焦点问题	46
第三章 20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	52
第一节 族裔历史	52
第二节 族裔文化	64
第三节 族裔小说与创伤叙事	69

第四章 梦回家园:俄裔作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掠影	77
第一节 一个人的旅行	77
第二节 期望的读者	80
第三节 《微暗的火》:创伤书写,叙事拯救	82
第五章 美国黑人男性作家的身份诉求	95
第一节 身份焦虑:拉尔夫·埃里森《看不见的人》	96
第二节 生存困境:兰斯顿·休斯短篇小说	103
第三节 创伤叙事:兰斯顿·休斯《并非没有笑声》	108
第六章 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自觉之路	
——杰出代表托妮·莫瑞森	117
第一节 《最蓝的眼睛》:身份之殇	117
第二节 《宠儿》:黑人女性的自觉之路	123
第三节 《宠儿》之重构家园	130
第四节 《秀拉》:记忆无法搁浅	136
第七章 犹太文学	142
第一节 何处是家	142
第二节 流浪与同化:犹太文学永恒的主题	145
参考文献	154
后 记	162

第一章 创伤理论

第一节 创伤回顾

创伤,一般被人们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创伤是指由于外力而对人们的身体造成的伤害,是身体上的外伤或损伤。而无形的创伤是指由于某些事件而对于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造成的破坏和伤害。前者,即有形的创伤是指医学意义上的创伤,它可以通过肉眼或仪器看见,通常采取医学手段予以治疗。而后者,也就是无形的创伤,即我们常说的心理创伤或精神创伤,是人们在极端情况下,心理和精神上遭受的强烈刺激,它会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产生强烈和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创伤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正常生活。由于无形创伤的危害大,而这种危害又不能像有形创伤那样直接展现,因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也正因为如此,它需要人们更多的介入与研究。

本书创伤理论所讨论的创伤主要指的是后者,即某个或某些极端事件对人们所造成的心理或者精神伤害。追溯创伤研究,笔者认为首先要提到丹麦著名的宗教哲学心理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作为与安徒生同时代的人,克尔恺郭尔远远没有安徒生那么幸运。克尔恺郭尔虽然家境富有,但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由

于家庭的原因,克尔恺郭尔一直生活在阴郁的家庭氛围中。克尔恺郭尔的母亲曾经是家中的女佣,后来被老克尔恺郭尔强暴,而有了克尔恺郭尔的哥哥。之后,老克尔恺郭尔娶了克尔恺郭尔的母亲,两人共有 7 个子女,克尔恺郭尔排行最小。因为老克尔恺郭尔早年诅咒过上帝,又认为自己与女佣的结合是通奸后的行为,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这段通奸之后结合的婚姻也是有罪的。正因为如此,老克尔恺郭尔对妻子是冷漠的,对孩子也谈不上关爱。后来妻子和五个孩子都先他而逝,更让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并相信这一切均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克尔恺郭尔本人天生残疾,是个跛足和驼背,又患有一种特殊的皮肤病,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说的过敏体质,全身皮肤无一幸免,针刺般疼痛。克尔恺郭尔在有生之年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二十五岁时,满堂亲人除一位长兄外均已告别人世,几乎完全没有朋友,终生未娶,在彻底的孤独中去世”(林和生,1996:10)。正因为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克尔恺郭尔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悲哀。他认为悲哀和欢乐一样,具有同样的意义。如果悲哀消失了,在相同意义上说欢乐也就消失了。所以,在克尔恺郭尔看来,悲哀和欢乐一样,是个体生存状态的常态。而克尔恺郭尔,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位真正关注个体命运的哲学家,他对个体存在状态倾注了终生的关注。他认为“从本质上说,没有谁能比他人真正优越,不仅对个人生活方式是如此,对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也是这样。不仅你自己的幸福要依赖于他人而存在,而且,别人的不幸,也就是你自己的不幸”(林和生,1996:221-223),因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创伤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尽管现有创伤研究成果并未提及克尔凯郭尔,但他的个体存在主义哲学的确构成了当代创伤理论研究的最初理论依据,对当代创伤理论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

19 世纪时人们对于歇斯底里症、战场神经官能症和性与家庭暴力三

个主题的研究构成了当代创伤理论的基础。歇斯底里症是一种典型的女性心理异常症,对它的研究发展于19世纪末的法国。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是对歇斯底里症开展研究的第一人。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沙可的研究,歇斯底里症不再被人们排除在正规的科学研究之外,而开始作为精神疾病接受治疗。要知道,在沙可之前,人们没有把歇斯底里症当做疾病,患了歇斯底里症的女性被当做诈病看待,没有人把她们当回事,更没有相信她们是真正生了病。沙可研究的伟大之处在于,歇斯底里症作为一个病症,可以被人们尊重地对待;歇斯底里症患者不再被认为是诈病,从而重新获得了尊严。沙可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们继续从事对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并期望在探寻歇斯底里症的病因上获得突破。因为沙可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用的是分类学的方法,强调观察、描述和分类。他用各种方法详细地记录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文字法、图表法,甚至是摄影和图片,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他都用上了。虽然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症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没有探究这些病人的内心世界,并认为病人的喊叫是毫无来由的吵闹,而这也让沙可与真相差了一步。沙可最终没有能够弄清楚歇斯底里症的来源,虽然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个遗憾,但是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讲,却是沙可给他们留下的机遇。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和弗洛伊德(Freud)是沙可追随者中成就较大的两个。

让内和弗洛伊德都发现紧紧依靠观察和分类歇斯底里症里的患者症状是不够的,还需要和她们深入交流。此后的10年里,他们每天用爱心和尊重认真聆听女性患者的心声。10年里从不间断。最终,研究有了结果。19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的让内,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和其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都各自得出结论: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引起的。创伤事件引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并因此使意识状

态改变,从而造成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让内与弗洛伊德都识别出由心理创伤引发的意识状态的改变,与由催眠术引发的意识状态的改变之间的基本相似性。让内与弗洛伊德也都识别出歇斯底里症的生理症状,其实是代表已从记忆中被排出的强烈痛苦经历,以一种伪装过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内描述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被“潜意识的固着意念”(subconscious fixed ideas)即对创伤事件的执着记忆所控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对此给出了一个不朽的结论: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回忆。但是很可惜,因为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曾执着于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研究者却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弗洛伊德的研究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是童年遭受性侵害,这个发现远远超出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最后的结果是只能是弗洛伊德抛弃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甚至公开否认自己对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成果,这也成为他人生的大耻辱。正是因为他否定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创伤理论,他开辟了精神分析论——一个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对人类的各个学科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说。(Judith Herman, 1992:5-27)

对歇斯底里症研究的终止,并不能否认心理创伤的确存在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心理创伤研究的重新开启提供了新的契机。这场战争不仅夺去了无数男人的生命,而且使人们整天面临死亡和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很多军人因此而精神崩溃。起初,这些精神崩溃者被认为是生理性原因所致,并将他们归因为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这种症状被称为“炮弹冲击症”。但在其后的研究中发现这种称谓是不准确的,而后来的研究也表明,这种精神症状是由于战争引起的心理创伤所致,是心理性的,而非生理性的。由于这些士兵长期处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不停地遭受死亡的威胁和目睹战友的死亡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一切都使得士兵们开始表现出类似于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症状。但是,战

争结束后几年,人们对心理创伤的研究再次中断。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心理创伤的研究再次得以继续。

心理创伤研究的第三个契机得益于 20 世纪末的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心理创伤研究始于对于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但是因为涉及性心理创伤而不被当时的社会和时代容忍。历史前进到 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场以维护女性尊严,争取女性地位的政治运动在美国蓬勃兴起。期间,女性主义者将强暴的问题第一次带入公共讨论的领域。在这之前,女性真实的生活面貌是被隐藏在个人的、隐私的生活领域中。谈论性或者家庭生活的经历会招致别人的羞辱、嘲笑和不信任,甚至是惩罚。女性因为害怕和羞耻而保持沉默,而这样的沉默正好给了各式各样的性与家庭暴力最佳的途径。女性主义者强调性暴力是暴力犯罪,而非只是一种普通的性行为。女性主义者一路深入研究,把性暴力的领域由陌生人一直延伸到熟人强暴,约会强暴和婚姻强暴。同时女性主义者一路探索,把家庭暴力和儿童性虐待等问题纳入到创伤理论的研究框架内,并提出家庭暴力和儿童性虐待也是引发心理创伤的根源。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人们虽然对心理创伤的研究反反复复,但是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时,人们都不得不去面对这个议题,尽管它非常让人痛苦,无论是对于亲历者、见证者或者是受述者而言。

从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开始,创伤研究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领域。19 世纪 80 年代,“创伤后应激障碍”(PSPD)作为一个医学术语,首次获得医学界的正式认可,并被正式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诊断范围。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正式承认是越南战争退伍军人持续不断地举行政治运动的结果。越南战争后,从战场上回来的幸存者并没有因为自己依然活着感到幸运,